

航海文明的曙光—獨木舟

張銘隆

人類必需依水生存，使用浮木在水上漂浮或協助泳渡，應始於太古，到了新石器時代，人類發明了石斧和「橫刃的石斧（鏹）」，於是開始了「製造」獨木舟的時代，爲了更方便採集或狩獵，於是演進了各種形式獨木舟，世界各地，只要有大樹和池湖河海的地方，中南美、加勒比海、太平洋諸島、甚至北歐和在森林生長界限之北的北極圈，都發展出了使用極少量木材和海獸皮搭配的伊紐特（愛斯基摩）舟。台灣的獨木舟早在西班牙人到訪的時代，就有基隆社寮島的巴賽人，駕駛帶帆的獨木舟，沿著北海岸甚至南接葛瑪蘭從事貿易甚至劫掠。清朝康熙 36 年（1697）到訪台灣的郁永河，在《裨海紀遊》中，對台北地區的獨木舟（莽葛）有更多著墨。現代運動休閒所使用的海洋舟，咸信脫胎於北極圈內外的伊紐特文化，特別是格陵蘭所發展出的皮舟，使用去毛去脂的海獸皮，蒙覆在浮木削成的框架上，製造成最節省材料並且是少有的、具有完整甲板的輕巧小舟。在溫暖地區容易腐朽的木和皮料，代以近代的塑膠材質後，就成了海洋獨木舟。之所以選用海洋獨木舟來探索台灣所有的海岸，主要因爲它是「世界最小、最快的手划船」，而且輕巧到容易一個人操作載送，同時不需使用港口進出。已經發展四千年的獨木舟，毋寧說它是人與水的最和諧接點，它也像一枚針，綿密地進出海岸，縫起海和陸的交線，所以就趁著解嚴後新獲的自由，趕快自由自在地暢遊台灣的「最大圈」。

縫起海洋和海岸的無港之舟—

獨木舟是人與自然的最和諧接點，因爲它就是我身體的一部分。我的身體、原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份。一般的船都會使用一個女性化的名字，獨木舟卻是一個無名之船，她是世界最小的船，卻擁有最大的幻想和航行的空間。

使用全感官領受的海岸—

台灣海岸的最外環，是台灣人生活的最大空間和舞台，現代精密的導航和氣象預報（和社會環境），使如今的航行較古代、甚至比諸十年前，已經輕鬆許多。GPS 的使用使如今的燈塔大部分只剩了觀光價值，平均五公里一個港口，如果去除人爲管理的不便，實在好像公車靠站一般方便。

獨木舟沒有噪音，風和海浪都可以直接拂觸肌膚，划舟者可以用最直接的感官來領受海洋。不過說來誇張，台灣海岸視覺航行，最明顯的陸標卻是「煙囪」，從淡水河口逆時針方向划航，第一支是八里垃圾廠煙囪，再來是林口火力電廠、新竹垃圾廠、通霄電廠、台中電廠、六輕、曾文溪口、興達港、高雄林邊一直到核三廠，甚至澎湖菓葉，無所不在的煙囪，取代了燈塔、地岬和河口等自然優雅的風景。甚至在台灣西岸各村都有的廟宇和東岸各村都有的教堂，也是明顯的導航標的，但在 GPS 未附地圖的時代，我們可以來聊聊我在枋寮和保生村，以及在澎湖中屯嶼南北所鬧的笑話，就可以知道台灣海岸的廟多到怎樣驚人的地步。

嗅覺海岸—

再遲鈍的人也可以感受到**西海岸河口**的潮汐，少雨時節的淡水河口，退潮的水色是夾著下水道臭味流向外海的黑水。桃園觀音近岸的海水，則是像黑龍江一般的黑色。全台灣最髒的海岸，對我則首推芳苑，像電線桿一般引導行人的海漂死雞，跨過沙洲到內海則是近岸焚燒的垃圾堆，陷住獨木舟的泥灘，一腳踩下去，則是一步一步向上冒起，帶著油污的沒膝泥，臭味之外，連涉水都教人擔心。高雄彌陀海岸則時時飄散著硫酸的味道，夏天的高屏溪口，則一路都是海漂布袋蓮腐化後的臭味。甚至在山青水明的台東，馬東垃圾掩埋場岸外都能聞到臭味，沿著水面水下浮懸漂流的「雞毛長河」也是令人永遠難忘記憶。

聽覺海岸—

望安的雲雀飛鳴、東海岸篩珠般的濤聲、海岸山脈直傳到耳邊的蟬噪，六輕的噪音，都是台灣海岸的特色聲音。坐在好像共鳴箱的獨木舟上，甚至還可以聽到來自海底的聲音，千真萬確，我曾經在龜山島和枋寮岸外，一次聽到地鳴，一次聽到鯨魚呼號。最令人喪膽的聲音，則是橫渡高雄港口時，被大輪船「按喇叭」的號角聲。

奇觀鏡頭—

- 一、古代人怎樣知道玉山？
- 二、被海豚包圍的獨木舟。
- 三、燈火輝煌的台灣海岸（夜航經驗）。

還可以再玩些什麼—

人力航海地理探索方面，台灣的離島恆春七星岩、基隆北方三島、還有從鵝鑾鼻到蘭嶼的划航，都是未盡的課題。歷史人文的航行方面，台北盆地及沿海的獨木舟史；台灣沿海原住民的航海文化，都是值得以獨木舟溯航實踐考古和考據的好題目。

張銘隆，民生報戶外組組長，進報社以前是資深的潛水人，因工作和遊樂的關係，跑了許多台灣的海岸。民國 88 年以獨木舟環划台灣本島海岸線。民國 89 年溯航台澎古道，以獨木舟划渡黑水溝並環划澎湖各島。民國 90 年獨木舟來回划渡黑水溝，再沿西海岸從布袋北上划到基隆八斗子。民國 93 年以水上摩托車環島，包括澎湖群島。